

闪光少女与鲜衣怒马的一张一弛

◆ 朱 光

若不是从第二个节目《铮铮》起,乐风突转为青春时尚,大约上海观众还会误以为中央民族乐团参加“时代交响”的《宝藏国乐——国乐正青春》走的仅仅是传统节日风。身着各色旗袍的女乐手,与身着黑色为主基调的长衫的男演奏员,在东艺的舞台上板正地演绎《四海欢腾》时,仿佛让夏日的观众回味起新春佳节……

自《铮铮》起,整台节目开始往时尚、当代、创新、融合乃至神奇的方向爬坡。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信天游》,可谓守正创新的范例。笛子手与中阮演奏者,把陕北民歌《信天游》演绎成节奏激越的摇滚版,精神内核与粗犷而柔情的“兰花花”贯穿一致,但是表现形式趋向于硬摇滚的释放。笛子还保有民族风主旋律,中阮的演绎方式更接近吉他,加上打击乐的东西难辨,简直令人对黄土高原这片土地都要刮目相看——尤其是当两位男生开嗓唱“兰花花”之际,没人想到演奏会上还会有人声高唱!而这歌声与乐声,竟然也跨越东西百年,和谐共振。文化乃至文明,历来贵在交流融合。阮与吉他,各处东西方,但是被“发明”的历史相当,两者的结构类似,演奏的方式也接近,故而音色乃至气质可以共通。虽然两位年轻乐手在歌喉上,逊色于团团前辈冯满天,但是在演奏上水准逼近、气场相契。

《呻吟》(Moanin')由钢琴手鲍比·戴蒙斯(Bobby Timmons)作曲,这首可以“代表上世纪50年代的爵士乐的一切”的作品,出自阿特·布莱克利及其爵士信使乐队(Art



Blakey and the Jazz Messengers)的同名专辑。其中的主打曲,就是《Moanin'》,最后这首曲目就可以指代整张专辑。当加键喇叭吹出萨克斯一般的乐音,当阮弹出吉他的旋律,辅以低音提琴和打击乐的节拍顿挫,令人疑惑眼前的是“民乐团”吗?闭眼侧耳倾听,这不就是爵士四重奏吗?

《梅边四梦》第三乐章,由全班女性乐手演绎。这支曲目的奇妙在于,似乎怎样也等不来高潮华章,总是那么悠悠的、缓缓的、淡淡的甚至轻轻的……令人悬念迭起,疑问连连。忽然间结束之际,看了曲名——哦,看来是《牡丹亭》故事的片段,华彩段落大约在下一章……也没问题。

戏剧性,或通俗地说“反差感”,不仅给予上海观众视听冲击、情感惊喜,也展示了民族乐器进入新时代后的万般表现力、中央民族乐团进入新时代后的创作想象力。民乐早就不局限于既定印象里的湖光山

色、才子佳人,而是随着驾驭民族乐器的人的观念和技术提升,纵横四海、上天入地……它可以是海纳百川地包容爵士、流行、摇滚等元素,呈现出高山流水意境乃至宇宙洪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原来,音乐会名“国乐正青春”也出自中央民族乐团举办的同名的创意大赛——呈现的作品,都是获奖作品。观看之际,感觉仿佛是“男生小组”与“女生小组”的技艺大PK;果然,他们分别名为“青衫渡”与“俚人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台民乐音乐会颇有电影《闪光少女》的既视感——只不过,电影里,是民乐团与交响乐团打擂台,而这台音乐会,是“青衫渡”与“俚人行”的角逐。毕竟是闪光少女与鲜衣怒马的“民乐征战”,“俚人行”整体呈现出婉约、唯美、柔美、温柔的气质,“青衫渡”则乐于把民乐“突飞猛进”到豪放跨界的程度。音乐会就这样形成一张一弛、一刚一柔的节奏,倒也是奇妙的体验。

维拉宗与梅斯特的携手 上海大剧院“排片”的有心

◆ 张菲儿

6月3日,墨西哥男高音歌唱家罗兰多·维拉宗和“竖琴王子”泽维尔·德·梅斯特在上海大剧院为观众带来了难忘的拉丁之夜。听众仿佛穿越南美大陆,从阿根廷草原到古巴海岸,从安第斯高原摇篮曲到墨西哥亡灵节的哀歌。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拉丁美洲的音乐之旅,更是一次文化与情感的深度碰撞。

在演出之前,观众的普遍印象或许是,演唱艺术歌曲和民歌远不如歌剧难。但听完音乐会你才能知道,想要唱好《拉丁小夜曲》,需要调用的技巧和能量全然不弱于歌剧表演。墨西哥男高音维拉宗以其热情饱满、富有戏剧性的歌声贯穿整场演出。他的音色明亮,音域宽广,情感表达层次分明,不仅展现了拉丁语系歌曲中的甜美与忧伤,也体现出极强的叙事能力。

在瓜斯塔维诺的《玫瑰与柳树》中,他用细腻的咬字与温柔的线条,勾勒出少女的羞怯与哀愁;而在《迷失的鸽子》中,则以多次的“它错了”反复堆叠情绪,唱出鸽子的无助和诗意的悲伤。他的《阿方西娜与大海》更是将歌曲推向高潮,造梦般深情地向阿方西娜告别。维拉宗不仅用声音演唱,也用身体和表情“讲述”每一首歌,他与观众之间建立了强烈的情感连接。

与维拉宗形成完美呼应的,是

来自法国的竖琴家梅斯特。他的演奏技巧精湛,音色纯净,在不同风格间自如游走。两首巴西肖罗改编曲《小巴西人》和《雀鸟》十分契合梅斯特的演奏风格,轻盈跳跃、欢乐异常,梅斯特手指飞舞,将原本为巴西七弦吉他或班卓琴创作的音型完美地转译为竖琴语言,节奏灵动,充满生机。

西班牙古典音乐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雅的《西班牙舞曲》犹如一幅音画,将热情洋溢的安达卢西亚弗拉明戈舞者形象生动展现在听众眼前。而在瓜斯塔维诺的《紫罗兰》中,他则展现出竖琴如流水般的诗意和宁静,将钢琴琶音转化为更透明的声音质感,强化了诗歌“转瞬即逝”的主题。

更见多元色彩与文化张力的是最后的《拉比基娜》和《哭泣女》。充满舞蹈性的《拉比基娜》演绎中,维拉宗用明亮、昂扬的嗓音塑造出一位美丽、高贵的拉丁女郎形象;墨西哥传统民歌《哭泣女》又转换了一种情绪,随着层层递进的情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演唱令人几乎落泪,把这首来自民间传说的悲伤唱到了观众心中。

在观众连续不断的掌声和



“bravo”欢呼声中,这场维拉宗的中国内地首秀在返场三首中落下帷幕。从去年“520”的弗洛雷兹二度访沪,到今年3月考夫曼的德奥艺术歌曲之旅,再到现今的维拉宗,上海大剧院终于为沪上观众聚齐“新三大男高音”。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通过歌剧、艺术歌曲、民歌等展现出声乐艺术的多面魅力,让中国观众了解到,值得聆听的声乐作品,不只歌剧。就像维拉宗时不时拿起话筒与观众交流,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拉美音乐作品所做的那样,一个艺术机构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只盯着流量、为了“收割”观众而策划一些看似卖座的演出,而是通过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和有趣的项目,帮助观众拓宽边界,通过艺术,看到这个世界的更多可能。

演员焦晃的潇洒和导演皮普的松弛

◆ 李立亨

话剧艺术家焦晃说:“舞台上,演员的脸不是最重要的,形体才是!”我们在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节,看到意大利戏剧大师皮普·德尔邦诺跟他的剧团的演出,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句话的真谛。

200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台北演出老舍的《正红旗下》。当焦晃饰演老舍,最后走向太平湖后,我和全场观众一起起立鼓掌。穿着长衫的焦老师,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潇洒,就是从容。

2023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节邀约意大利戏剧大师皮普·德尔邦诺及其剧团演出《喜悦》。今年,又邀请他带来《觉醒》与《爱》。负责编导的皮普在舞台上、观众席内朗诵诗,并夹叙夹议地发表看法。他既讲述故事也融入剧情的身份,让全剧带有松弛感而且充满诗意。

有句话说:“你必须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成功学研究者整理出来的原则是“一万小时定律”,意思是要想精通一门技艺就需要一万小时的时间去理解吸收和实践,才有可能达到大师级水平。

所谓的一万小时,按照一天花八小时,每周投入五天来算,需时五年。焦晃和皮普在剧场艺术的投入,岂止五年或五个五年。

皮普生于1959年,这一年,生于1936年的焦晃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接着加入了以优秀毕业生为骨干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在上海青年话剧团,他陆续出演了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等国内外名剧。

2015年,因为参与拍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与上海青年话剧团改制合并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0周年纪录片,我有机会到焦老师家,对他进行采访。那是在上海生活的15年里,最难忘的几个夜晚之一。我尤其记得他在多次受访当中都要讲起的一句话:“学习表演的第一天,老师就告诫我,一定不要想要去‘演戏’,要去建立生活。”

皮普早年曾在丹麦和德国学习表演,并师从舞蹈剧场开创者皮娜·鲍什。此后,他陆续为罗马歌剧院等顶级剧院导演歌剧。1984年创立剧团时,他便决心打破传统戏剧的框架。皮普携团队来到上海,带来三个作品,没有明显剧情,就是诗的朗诵,还有朴素的表演。

皮普作品里面,有的是创作者满溢的赤诚。赤,是没有保留。诚,是创作者想分享,分享他感受到的生之“喜悦”、“爱”的礼赞和“觉醒”后的释怀。这个导演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自自然然地摊在剧场内,让我们体验到在进剧场才能感受到的即时性与松弛感。

始终坚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当众情境理论”学说,注重发掘人物行动的特殊形式,再精密地在舞台上展示角色,舞台表演超过半个世纪的焦晃,他的表演风格是:准确、清晰。焦晃之所以能在风华正茂时得到“话剧王子”的昵称,以及后来被尊称为“话剧皇帝”,就源于他所坚持的原则:“舞台上,演员的脸不是最重要的,形体才是!”

焦晃坦言,无论是话剧还是《雍正王朝》等影视剧,他都以生命诠释角色。“我要让每一位观众,在看完演出的两个星期,一直想着我的人物!”做足功课的他,总是让我们感受一次次游刃有余的潇洒。

焦晃与皮普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声线很迷人。

当皮普以略带低沉、略显破碎的磁性嗓音朗诵诗时,我们会发现诗的韵律和断句可以多么美妙。

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来访的英国影视舞台演员伊恩·麦克莱恩用英语说出:“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一样是满满的松弛感。同台的焦晃一句一顿地用中文说出莎翁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则是既有戏剧张力,又有演员本人的魅力。

皮普在上海的演后谈里说道:“我不是要演爱的故事,我要做的是打动观众,让观众体验到爱。”显然,这个导演和他的演出,希望展现的是剧场的诗意和多义性美学。透过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节持续引进他的作品,我们得以看到世界剧场的多元性。

2019年,焦晃执导并主演果戈理的经典剧作《钦差大臣》。在最后谢幕时,他动情地说道:“上海话剧演出,需要更多审美的光芒。”潇洒、清晰、叙事的剧场,和跨界、多义、意象的剧场,各有千秋。精彩的城市,总能让人看到精彩的光芒。

这个传统,还在延续,应该延续。